

強勢政治下的溫情流露 中國時裝劇與國族文化認同建構

新聞三 108405231 姚宛妤

2020中國電視劇《以家人之名》講述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視彼此為親生手足，真心相待、成為一家人的故事。女主角李尖尖自幼喪母，由父親李海潮獨自撫養；凌霄一家是李家樓上鄰居，母親陳婷無法走出喪女（凌霄妹妹）之痛，時常與丈夫凌和平爭吵，最後獨自離家；賀子秋則是李海潮喪偶後的相親對象，賀梅與前夫之子，賀梅後將子秋託付給李海潮，李爸、凌爸決定共同撫養失去媽媽的尖尖、凌霄和子秋，五人因而組成家庭——「有血緣的不一定能成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愛護的人，一定可以。」作為核心價值，貫穿全劇。

此劇一開播便佳評如潮，收視率破3、豆瓣評分最高來到8.6分，還入選中國廣電總局2020年度優秀海外作品[1]，即便最後遭受「爛尾」、「劇情狗血」、「高開低走」等批評，整體收視和口碑仍算亮眼，熱播時也在兩岸三地掀起話題，臺灣的愛爾達影劇台官方YouTube頻道自2021年4月6日開始24小時馬拉松連播至今一年多，仍有201人在線觀看（2022年6月13日 22:04），可見此劇受大眾熱愛程度。該頻道其中一則留言寫道[2]：「陸劇通常用正義、邪惡兩方的對立達到劇情的高峰，最終都是邪不勝正，以家人之名是少數用『愛和治癒』描述惡角作為結局的電視劇。」雖然並非所有中國電視劇都以善戰勝惡收尾，但相比古裝、都會愛情等中國主流作品情節，《以家人之名》所運用的情感元素和題材確實是少見的。這部劇沒有完美的英雄人設，允許脆弱、創傷和缺陷的存在，每位角色性格裡的自卑、任性都與原生家庭相關，但他們並非依靠獨立或堅強戰勝心魔，而是因為遇見了治癒自己的人，才得以重拾幸福，筆者認為，此劇打破一貫手法，細膩地描繪家人、朋友、愛人間相互需要的深厚情誼。

影視文化與國家認同、民族性具有一定的關聯，傳播學者闡述主旋律電視劇肩負召喚廣大觀眾為愛國主義奉獻的使命（張裕亮，2007，頁25），以及歷史劇得以作為中國大陸現代國族文化認同建構過程中的一種通俗文化類型，且電視劇和中國大陸閱聽人的關係處於不斷變化當中（郭大為，2014，頁172），近年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態度和國族主義向來強勢、好戰，表現在挑戰國際秩序、戰狼外交官等面向，筆者觀察到《以家人之名》所表露的溫柔情感其實不符合上述國族文化，何以獲選海外優秀作品？也藉此延伸提出幾項疑問：閱聽眾可以透過歷史題材電視劇感受中華偉大的民族性，那麼時裝劇呢？中國當局希望透過時裝劇建構國族認同嗎？若有，將建構在什麼地方？最後，為什麼在政治情結上對立的臺灣觀眾欣賞中國時裝劇時不會感到不適，也不會從這類型影劇中感受到中國屬於威權國家呢？

吉見俊哉（2003；轉引自柯裕棻，2008，頁115-116）認為，電視形塑國家集體記憶、建構全國生活作息，是戰後日本建構民族國家的中心媒介；柯裕棻（2021）整理諸多學者觀點，說明電視劇是文化冷戰的途徑，傳遞文化想像，並且提到戰後美國喜劇《我愛露西》遭受「中國是悲慘的民族，是否需要喜劇」的質疑反彈。由此可見，前述對電視內容與國族、國家形象的提問無法純粹以「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來解釋，因此以下列舉該劇隱含各種價值觀的劇情細節，試圖回應《以家人之名》與國族認同建構之間的關係。

《以家人之名》劇情中，李海潮負責照顧孩子、做飯打掃等家務勞動，凌和平工作忙碌，分擔家庭開銷，一個主內、一個主外的分工，加上老夫老妻式的台詞對白，讓觀眾有多元成家的想像空間，社群平台充斥「組CP」、「海潮跟和平才是真愛」的說法，與中國官方打擊同志戀情的立場不甚相符；此外，劇中許多角色把「我要賺大錢」、「變成富婆」掛在嘴邊、陳婷時隔多年以「富太太」回歸受人稱羨、尖尖喜愛

吃西式甜點、子秋至國外留學...這些情節似乎違背中國堅信社會主義的國情，或甚至有美化西方教育的意味。

另一方面，該劇背景發生在中國一胎化政策施行期間，這也是為何同學們看見三兄妹總會問：「為什麼我們家只能生一個，他們家能夠生三個？」；幼兒時期尖尖與子秋發生爭吵，大人總告訴子秋身為哥哥要讓著妹妹、身為男孩子要讓著女孩子；學生時期情節中，尖尖好友齊明月承受母親高壓的管教模式，雖偶有反抗，卻始終接受唯有讀書、考好大學才是最好出路的思想；尖尖面對外人時故意減少捲舌音，加入「啦」、「喔」等語助詞，運用臺灣腔表現嘲諷意味...這些角色與故事發展完全符合中國的「政治正確」，遵守服從家長、禮讓女性的傳統價值觀，更不經意展現語言使用場合的正統性。

觀察上述列舉的內容，筆者分析，那些看似與官方思想不那麼吻合的設定，來自改革開放後與國際接軌的結果，不是編劇刻意違背的操作，而是貼合世界整體的西化趨勢，是東方社會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狀」，在這點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都是一樣的，這或許是為什麼觀看中國時裝作品（排除正史、民國劇題材）時感受不出中國是威權國家的原因。並且，以另種角度檢視，該劇仍透過家務分工，以異性戀角度檢視家庭組成，在這樣的框架下，李海潮便是接近傳統觀念裡母親的角色；而自中國改革開放後，追求有限度的富裕生活其實並不牴觸官方意識型態，陸生留學更是符合現況的事實。

至於那些「政治正確」的概念，則是在描述親子、手足、同儕互動時，無形中流露的中華儒家思想，包括「她終究是我媽」、「作為班長理應協助同學完成作業」等倫理道德。其中，「孝順」作為美德，以及「儘管家人歷經衝突，最後還是會和解、原諒對方」，這種「家的羈絆」深植觀眾內心，對比西方的個人主義有所差異，但並非編劇刻意分化，也並未評判兩者孰是孰非，是本質上就不一樣的價值傾向。因此，不論

是符合中國當局的思想或者可能與之相悖的觀點，它們不似改編自正史的歷史劇，沒有特意建構政治認同、國族主義的意涵，至多是未打破傳統中華文化主流框架、為了故事編排的現況描述，既沒有拉抬自身文化高度，亦沒有貶低他國。

2020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傳出頒布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禁令（風傳媒，2020），涵括愛情劇避免過於甜蜜、穿越題材要有科學解釋、民國劇不可美化中華民國等，顯示中國影視創作自由受政治力介入，但近年陸劇題材多元，在經濟改革、不觸犯審查等條件下，政治思想的箝制與影視生產並不完全重合，生產方可於既被管制又開放的關係中表現創意，亦製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根據《以家人之名》個案，筆者認為，雖然官方不斷頒布許多審核通則，但中國目前實質上並沒有強制時裝劇弘揚中國思想，僅是清除嘗試挑戰政權的內容，以管制、鼓勵的方式給予文化產業空間，就算沒有大力宣揚愛國理念，只要不衝擊當局意識型態，中國電視劇廣受歡迎，有助本土製作公司累積資本，也是中國影視產業成功的證明，利大於弊，官方沒有理由不樂見陸劇外銷，並且從優秀海外作品的選拔可以推測，建構國族主義、激發愛國情懷不是官方評斷影視作品的唯一標準，現今影視創作者大多也就在此種不冒犯政治底線的模式裡發揮，同時考量市場接受度和流通性，開展中國影劇文化產業的潛力。

[1] 根據中國廣電總局公告（2021），優秀海外作品評語為：「作品主題鮮明、貼近現實、製作精良，海外傳播效果突出，具有示範引領作用。」

[2] 此官方頻道現已關閉留言區，筆者憑當時筆記與記憶還原該留言意涵，字句並不百分之百相同。